

普照寺历史深处的哑谜(上)

黎民泰(四川)

怪异的历史谜案

在四川人的集体记忆中,至今还保存着“张献忠剿四川”的传说:张献忠率军队刚入四川,一天在路边的草中拉屎,完了后没有东西擦屁股,就顺手扯了一把绿油油的野草,结果扯着了一种叫红蓼麻的毒草,立刻被蜇得暴跳起来。张献忠望着那野草,恐怖地想:四川的草都这么恶毒,不知道人有多恶。于是就下令无情地剿杀四川人。后来,张献忠果然把四川剿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十室九空,以至于在后来的几百年间,四川人一提起张献忠,就像说恶魔似的心有余悸,恐惧不已。但与此同时,有关张献忠的另一个传说也在四川民间特别是成都平原广为流传,让这里的人世代代都难以忘怀,并且津津乐道,苦苦追索。

这个让成都人魂牵梦绕了几百年的传说,就是张献忠的“藏宝之谜”。

张献忠是明末农民起义军中一位非常出名的领袖人物,他除了英勇善战、粗鲁残暴外,还特别酷爱金银财宝。据说,他响应高迎祥、李自成起兵后,在转战陕西、河南、安徽等地的过程中,曾收集了无数的金银财宝。后来张献忠“剿四川”,以血腥残酷的手段攻下成都,并建立了“大西”农民政权。张献忠为了炫耀他收藏的财宝,曾在成都的皇城厢举行“斗宝”大会,把他多年来收集的奇珍异宝装满24间大屋,让成都的巨商、豪户们前去参观,那满屋璀璨夺目的财宝看得成都的“土老肥”们全都目瞪口呆,惊诧不已,而张献忠则掩藏不住“暴发户”的心理,得意地挺立在人群里,叉着腰杆哈哈大笑。

后来,清军攻入四川,掳城掠地,迅速打到了成都附近,张献忠的大西军抵挡不住,只得从成都撤离。大西军主管钱粮的将领李定国率领十艘战船从新津下水,准备顺流东下,转战湖广等地。

船队是在一个漆黑的午夜偷偷出发的。然而,就是这么秘密的行动还是被清军获悉,刚刚攻占成都的清军将领得到禀报后,火速派出大队骑兵,沿岸追击船队。当时,张献忠正在从另一路线撤离成都,但清军将领却弃他不顾,反而全力追击李定国。清军是顺水而下,速度极快,再加上船坚炮利,清军怎么也拦截不住。于是,清军将领就派快马飞速驰令攻占了彭山的清军部将,让他们想办法拦住李定国的船队!部将得令后,立即集中全城的铁匠,连夜打造手臂粗细的拦江铁链。第二天上午,李定国的船队行驶到彭山渡口时,一条粗黑如巨龙的拦江锁链无情地横在了江面上。两岸旌旗招展,人喊马嘶,十几门火炮吃

立在码头上,炮口正黑沉沉地对准江面,而在拦江锁链的后面,清军已将近百条渔船改作了战船,把江口完全封堵了。李定国一看那阵势,就知道彭山渡口他无论如何也闯不过去了。但奇怪的是,清军并没有向船队开炮,只是在两岸和江中摇旗呐喊,朝船队虚张声势地放箭。李定国只得挥舞令旗命令船队靠岸,指挥士兵往岸上冲杀。李定国料定会有一场血腥的搏杀,不想守卫在岸上的清军见他们弃船杀将上来,只是草草跟他们交手一番,就往两旁的树林里散去了。李定国率众顺利冲出清军的包围圈,迅速消失在远处苍翠的山林里。

清军大喜过望,纷纷登上战船。他们本以为那吃水很深的十艘战船上,装载着张献忠的无数财宝,结果掀开船篷一看,当即傻了眼:哪里有啥财宝啊,船里装的全是石头!

后来,张献忠带着他的人马撤退到西充凤凰山,被清军围困,全部战死。清军在死人堆里,发现了一个用剑自刎的内廷总管,还奄奄一息地活着,于是就将他抬下山去救治,逼问张献忠财宝的下落。那总管冷冷一笑,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们这一辈子也休想找到八大王的财宝!”然后就趁着旁边的兵士不注意,一头撞死在了墙上。

之后,清军下令进攻四川的各路将领,密切注意搜索张献忠的财宝。但直到清军在北京建立了政权,顺治皇帝颁诏,命令“湖广填四川”,大量的外地移民被迫纷纷入川“插占”,清军也没有搜索到张献忠财宝的任何蛛丝马迹……

疯狂的寻宝热潮

从此以后,张献忠的财宝就成了成都人的一块心病,总是念念不忘,总是想方设法要从过去岁月里和老辈人的口语中探寻财宝的秘密,并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寻宝热潮。那些后来“插占”到四川的外地移民也被这股寻宝热潮感染,纷纷加入其中,希望能一夜暴富。

不知从何年何月起,成都地区流传起两句民谣:“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人们在仔细研究了这两句民谣后,发现它很可能说的就是张献忠的财宝:张献忠在撤离成都前,可能把无数的金银财宝藏在了某个地方,为了不至于年久迷失,于是使用一只石牛和一只石鼓作标记,以便日后能随时启用。这样,寻宝的人们又开始疯狂地寻找石牛和石鼓的踪迹。但是,很多年过去了,人们还是没有发现张献忠藏宝之谜的丝毫线索。

时光流逝,人们心中的热望渐渐冷却。然而就在人们快要将张献忠的财宝彻底忘记的时候,20世纪三十年代,成都却突然莫名其妙地冒出了一家“锦江淘银公司”,开始在九眼桥下的

府河里日夜不停地淘挖,最后竟真的挖出了一只石牛和一只石鼓,但却没有淘出一丝半块金银。然而石牛、石鼓的真实存在,却使人们对张献忠藏宝深信不疑,再一次刺激起人们的寻宝热情。可人们历尽千辛万苦,依然没有发现张献忠财宝的任何蛛丝马迹。到了20世纪末,有人出示了一张古旧的藏宝图,又一次掀起了寻宝热潮和人们对张献忠财宝的关注,但这次寻宝行动依旧以失败告终。

那么,张献忠的财宝究竟藏在了什么地方呢?

神秘的开山祖师

现在,我们暂时抛开成都,去关注成都平原西端一片奇异的山林和一座神秘的古庙。这座古庙就是曾与成都文殊院、昭觉寺和新都宝光寺齐名的被称为川西四大丛林古刹的普照寺。

普照寺地处都江堰市大观镇的青峰山中,与世界文化遗产青城山一脉相连,周围山走龙蛇,石成狮象,七座山峰状如莲花排列,古木森然,格局清奇,自古被称为“金莲宝地”。但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荒山野岭,山中仅一座叫“雪山寺”的古庙和一座殷姓人家的祠堂,但这座殷姓人家的祠堂后来在张献忠“剿四川”时,被农民军一把火烧毁了,于是殷家人只得在废墟上临时搭建了两间茅屋,草草安置了祖宗的灵牌灵位。可就是这片荒野山林和这座破陋的废祠,却在清朝康熙初年引来了一位行迹古怪的游方和尚。

这位游方和尚叫心莲。心莲和尚是在一个秋天的傍晚突然出现在青峰山里的。他形容枯槁,袈裟破烂,脚上的草鞋已经磨穿了后跟,但凹陷的双眼里却闪烁着炽烈的亮光。他腰间挎着一把沉重的长刀,口中喃喃自语地叽咕着什么,整个人沉浸在一种类似于疯癫的亢奋状态中。在黄泥山路上,一位下山的雪山寺僧人与他狭路相逢,他破烂的衣着和怪异的神态,让那位僧人惊异不已。但他看都不看那僧人一眼,旁若无人地与他擦肩而过,而且在经过雪山寺时连头都没抬一下,径直往荒芜的山林深处走去。

据普照寺相关典籍记载,这个古怪的心莲和尚曾在成都昭觉寺参学,但觉得此处不合其理想,便前往汉州名盛一时的报恩寺挂单。不想到达汉州时,报恩寺却遭遇了火灾,只剩一片瓦砾废墟。心莲和尚十分沮丧,就坐在道旁的大树下休息,恍惚中看见一个高颧突骨、碧眼赤须的大汉牵着一匹红鬃大马走过来,拍着他肩膀说:“报恩寺遭了火灾,莹华祖师应运迁居,师父何不追随而去?”心莲和尚赶紧双手合十,请求那人指明去路。那人让心莲和尚与他一起跨上红鬃

大马,瞬间就来到了一个地方,只见四周奇峰环立,山石巍然,古木森郁,两间破草屋里莹华祖师盘腿端坐。心莲和尚惊喜不已,正欲上前拜谒,忽然一声炸雷,大雨倾盆而至,把他浇醒了。心莲和尚打了个激灵,从树下跳将起来,努力回忆着刚才的梦境。后来,他便循着梦境一路追踪,来到了青城山南的青峰山里,果然见到了他梦中的那片山林和那两间破草屋。心莲和尚声泪俱下,倒地叩拜。

此后,心莲和尚就在青峰山里披荆斩棘,开始创建莹华祖师庙。

这显然是普照寺弟子对自己的开山祖师是“应运而生”的附会传说。可问题是,蜀中山林能让莹华祖师重新安居的地方比比皆是,心莲和尚为什么偏偏要选中青峰山这个荒僻山野呢?梦中受神人指点肯定是假托,它的目的在于告诉世人,心莲和尚来此建庙,完全是“天意”。但这一假托的背后恰恰表明了一种“刻意”。那么心莲和尚为什么要跋山涉水,“刻意”来到青峰山重建莹华祖师庙呢?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几百年来无人知晓。

事实上,心莲和尚的到来很快引起了砍柴山民的惊奇和附近雪山寺僧人的不安。山民看见他穿着一身破烂的袈裟,像个野人似的在草屋旁边的窝棚里栖居,没日没夜地挥着那把长刀,砍伐树木修整那两间破草屋,渴了就捧山泉水喝,饿了就摘野果子吃。于是山民们就好奇地问他:师父,你在干啥啊?心莲和尚像没听见似的不予回答,只顾埋头做自己的事情。山民们心善,就对他说:师父,你要是想找个地方安身,就到旁边的雪山寺去吧,那里有吃有喝的,你何必这么辛苦呢?心莲和尚依旧不理不睬。后来山民们说得多了,惹恼了他,他竟手握长刀转回身来,一双豹眼环睁,恶狠狠地瞪着山民,同时胸腔里发出一声闷雷似的低鸣:“唔?!”

山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面凶凶狠的和尚,不由吓得赶忙噤了声,转身走了。

草屋周围的山林属于附近雪山寺的庙产,庙里的住持听说来了一个游方和尚,要在殷姓人家废祠的旧址上修建莹华祖师庙,心想这不是明摆着跟我们雪山寺争夺香火么?于是就叫上十几个弟子前去阻止,仗着人多势众围着心莲和尚推攘扭打,不料心莲和尚只在人群中轻轻一旋身,那十几个雪山寺僧人就像风卷落叶似的被扫翻在地。住持大惊失色,望着心莲和尚惊骇不已,心想这个游方和尚是从哪里跑来的啊?竟有这等高深莫测的武功!

后来,心莲和尚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青峰山里“草创数椽”,重塑莹华祖师金身,创立了莹华庙,当地人则称为“金花庙”,其实是“莹华庙”的误读误传。



雪山下的都江堰

陈先林(四川)

潮头煮诗

在禅的境界中 静悟生命的花开

——读王相华的《石头花》赏析

项见闻(北京)

石头花

王相华(山东)

与一座旧庙共处千年,相互对视中不言不语。诵经的人来了又去,时光在静默中老去,连同门前那棵老榆树开过白花,年年只堆满青石

裂痕逐渐放大,一定会有种子生长那时我们坐在季节上聊天说开心的事,也听伤心的曲子弦音会折断枝头,果子会重重地落在地上像轮回的擂鼓让人惊醒

常常会在落叶的雨中去洗去尘埃换上干净的绿装同一块石头相依为命,看花开,也看叶落

“溪花与禅意,相对亦忘言。”读王相华这首《石头花》,马上便想起了唐代著名诗人刘长卿这首《寻南溪常山道人隐居》中的名句。空山幽静,山中寻芳。刘长卿见到溪水流

水,相对忘言。而作为跨时代的现代诗人,王相华又何尝不是?

“与一座旧庙共处千年,相互对视中/不言不语。”这一刻,我不知道诗人王相华是否

想到了刘长卿这句“相对亦忘言”。从两个跨越千年的诗人的诗句中,都呈现出了对生命的静悟和禅思。

“诵经的人来了又去/时光在静默中老去,连同门前那棵老榆树/开过白花,年年只堆满青石”,诗人的思绪缓缓穿越千古,他似乎听到了山中寺庙里诵经的和尚梵唱诵经之声,又似乎看到时光的潮水一浪接一浪铺卷开来。只是世事依旧,物是人非,唯有青山不老,碧水长流。

我想时光如果还停留在古代,即便如刘长卿这样优秀的诗人行文至此,也该就此落笔了。

然对于王相华这样优秀的诗人,以上却仅仅只是开始。王相华不断地将笔墨延伸向现代诗歌的纵深和内核:

“裂痕逐渐放大,一定会有种子生长/那时我们坐在季节上聊天说开心的事,也听伤心的曲子”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裂痕逐渐放大,一定会有种子生长”这便是“入乎其内”,而接下来这句“那时我们坐在季节上聊天说开心的事,也听伤心的曲子”便是“出乎其外”。王国维认为“出乎其外,故能观之”“故有高致”。认为“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必吾人胸中洞然无物,而后其观物也深而具体物也”。

现代诗初学者常常容易被眼前具象牵着一鼻子走,忘记了“入乎其内”,而技高一筹者一旦进入了“入乎其内”,又常常会走入火魔,难以“出乎其外”。王相华的高明之处不仅仅如此,这首诗里,接下来他已进入“欲辨已忘言”的境地。

“弦音会折断枝头,果子会重重地落在地上/像轮回的擂鼓让人惊醒”,诗歌中的化道,离不开“不可说”,即一个“慧”字。这个“不可说”,是个包含无穷语言的数量词。诗人“不可说”,便只以“弦音折断枝头,果子重重地落在地上/像轮回的擂鼓让人惊醒”来代替言说。

最后要说的是,任何诗,不管你给诗歌披上什么样华丽的修饰,内在精湛的技艺,最终必须赋予诗歌的灵魂。诗歌的灵魂是人的灵魂,必须给人以启示和启迪,这便是诗歌的“意”。清代王夫之在《姜斋诗话》里用了个很恰当的比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

这首《石头花》里,诗人神游其中,最后以禅的境界揭示自我的豁然顿悟后,又物我两忘:“常常会在落叶的雨中去洗去尘埃、换上干净的绿装,同一块石头相依为命,看花开,也看叶落”。物我两忘,是诗学中的一个古代美学概念,指创作时,诗人的主体与创作对象的客体浑然为一而兼忘的境界。《石头花》全诗至此,嘎然打住,堪称一首比较完美的佳作。

锦里诗苑

雪花里有一个温暖的中国

王国平(四川)

雪花里有一个温暖的中国
就像火中荡漾着四大洋的海水
就像鸟巢里绽放着五大洲的花朵
就像孩子们嘟着小嘴,把蒲公英轻轻地,一朵一朵地吹走
吹到黄河之源,吹到雪山之巅
然后又把梦的种子
一颗一颗地撒回春天,撒回
虎虎生风的大地和人间

雪花里有一个温暖的中国
那些唯美的名字被几十种语言放歌
寒酥、凝雨、琼芳、瑞叶、仙藻、银粟、玉蝶、玉蕊、六飞、乾雨……
飞过燕山,它便是《北风行》
停在观边,它便是《快雪时晴帖》
洒在纸间,它便是《九峰雪霁图》
落在中国的大地上,它便是丰年便是吉祥,便是一条立立的,奔腾的河

雪花里有一个温暖的中国
我就是那朵奔跑的,小小的雪花
穿越五千年,驰骋十万里
只为在此刻此地,和你,和他
和太白、华山、天山、峨山……
和秦岭、玉龙、梅里、贡嘎……
和念青唐古拉与珠穆朗玛一道
用六边形的轻盈
托起五环的磅礴

雪花里有一个温暖的中国
中国里有亿万个温暖的你我
看呵,带着露水的二十四节气
正列队穿过全世界的水雪
来自天南地北的人呵,不要着急
总有一个冬天让你入梦
总有一个春天让你心动
而在大雪与雨水之间
总有一个优雅而温暖的中国
在拂过火炬的瞬间
又接纳了漫天的冰雪

我在每一缕春风中含苞(组诗)

心语(广东)

我在每一缕春风中含苞

一朵,一朵,又一朵
阳光在此刻深情而温暖
像我爱的人
那么明媚而耐看

我不是一个拒绝寒冷的女子
我有冰,有雪,有孤寂的夜晚
还有沙漠,枯草和月弯
我的暖,也是我的寒

春风只按自己的想法活着
它浩浩荡荡跨过玉门关
吹绿天空,河流,石头和羊群
我也在每一缕中含苞

好滋味的二月

红杏一定比我还急
这么早出墙
就不怕冻坏细嫩的险度?

这是好滋味的二月
贪恋冬天的雪开始走远
河面上的冰正在哭泣
天空蓝得每一块都那么爱人

我的舌尖暖意丛生
去吻天下我爱的一切吧
我认出了
一朵花上春风的唇

我只喜欢自己这一朵

红的,白的,绿的,黄的……
一万朵花有一万朵绽放一万朵颜色
有的爱上蜜蜂
有的暗恋蝴蝶,有的
匆匆忙忙嫁给一吹而过的风

种花的葬花都是爱花的
开始和结束都发生在同一枝头上
看遍了天下太多的花
每一次绽放都那么疼,那么痛
我只喜欢自己这一朵
静静地开,小心地香
把每一天的阳光认做新郎

仰望一缕都江堰的冬阳

腊梅花开(四川)

难得这样的天气
在都江堰的小镇,冬阳
从叠加的云缝里挤出来
向大地喷射出一股
比火还温柔的光芒
除夕,成了闪烁的尘埃
在光芒里行走,走向
上不贴天下不离地的远方

其实,远方就是鸡蛋滚过的地方
离我们越来越远
暖阳下,你离我越来越远
只能看见你刚瘦的背影
成了过往的烟烟
缭绕在这个除夕的夜晚
纠缠在岷江小院周围的野草
以花朵的姿态歌唱光芒
昨天已经过去,黎明前的露珠
被一束光芒袭击
我在等你为今天的残阳濯浆

没有谁能懂我的心思
在这辽阔的大地上
梅花用长铺雪的力量
冲破白雪的封锁
鸟鸣已在树梢上筑巢
我正仰望那一轮太阳
是它,在寒冷的冬季
把一切都闪射成夺目的光彩
包括树枝,花朵以及内心的杂草
我只能用粗糙的手情情地
抽取一缕缕阳光,撒掉野草
待到春暖花开的时候
把一颗属于风事的心
融化成岷江河流的一滴水

冬奥风景中国年

铁满(四川)

瑞雪兆丰年,又是一年好光景。

大雪纷飞,洋洋洒洒,少顷,白山黑水银装素裹,隐退了真容,耀眼的白震天撼地,叱咤风云,迅速完成天地之间的统领。大街小巷的红灯笼高高地挂起来了,映红了川流不息的车流以及熙熙攘攘的人流,并与家家户户门楣之上春意盎然的对联热烈的红交相辉映,使沸腾的雪景盖上了中国红的印章。这是中国农历壬寅虎年。

中国印沉稳有力地烙印在壮美山河,激起浪花朵朵,万物复苏,大地回春。印章的红,雪花一般,飘落进人们深深悠悠的眼里,无声无息,却沁人心脾,回响着炎黄子孙热血沸腾的回声,黄土高坡上的唢呐凄凄烈烈地吹响了,激情飞扬的腰鼓火辣辣地敲响了。东方雄狮虎步太平洋东岸,世界在聆听。中国,北京,在这一年,冬奥之前穿云破雾,惊艳时光。

雪花飘飘,与红彤彤的灯笼携手而舞,雪容融从这天作之合的意境中脱颖而出,在天空中自由飞翔,笑迎八方客。憨态可掬的国宝大熊猫在天府之国的翠竹之谷里仰望,仰望,穿越竹叶和云霭的阻挡,终于,她看到了同她一模一样的冰墩墩身着时尚的冬奥盛装,科幻范儿十足地向着浩淼的苍穹飞翔,向着未来飞翔。携手人类一起向未来。

神州大地,花团锦簇,龙吟虎啸,旌旗招展。在大地回春的时候,

中国推开了冬奥会的朱漆大门,五湖四海的朋友从四面八方涌来,长江黄河冰雪消融了,静守寒冬的流水喧哗了,侧耳倾听,其中,涌动着多瑙河蓝色的乐音、密西西比河飘渺的涛声,远了远了,却又近了近了。放眼望去,火热赛场上,各种肤色的冬奥选手在“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旗帜辉映下,你追我赶,争先恐后,龙腾虎跃,争奇斗艳,一次次刷新人们眼里冬奥天空的高度。他们是天空里盛开的花朵,与大地呼之欲出的花朵遥相呼应,他们是春天的信使,他们是冬奥会里盛开的春天,在这春天里,一朵又一朵的“中国花”璀璨盛开,透过众多谷爱凌们的倩影,我们看到了一个前程似锦,风光无限的祖国。

丰收在望,无论是一望无际的春天的田野,还是共住一村人类更美好的明天。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 80 期